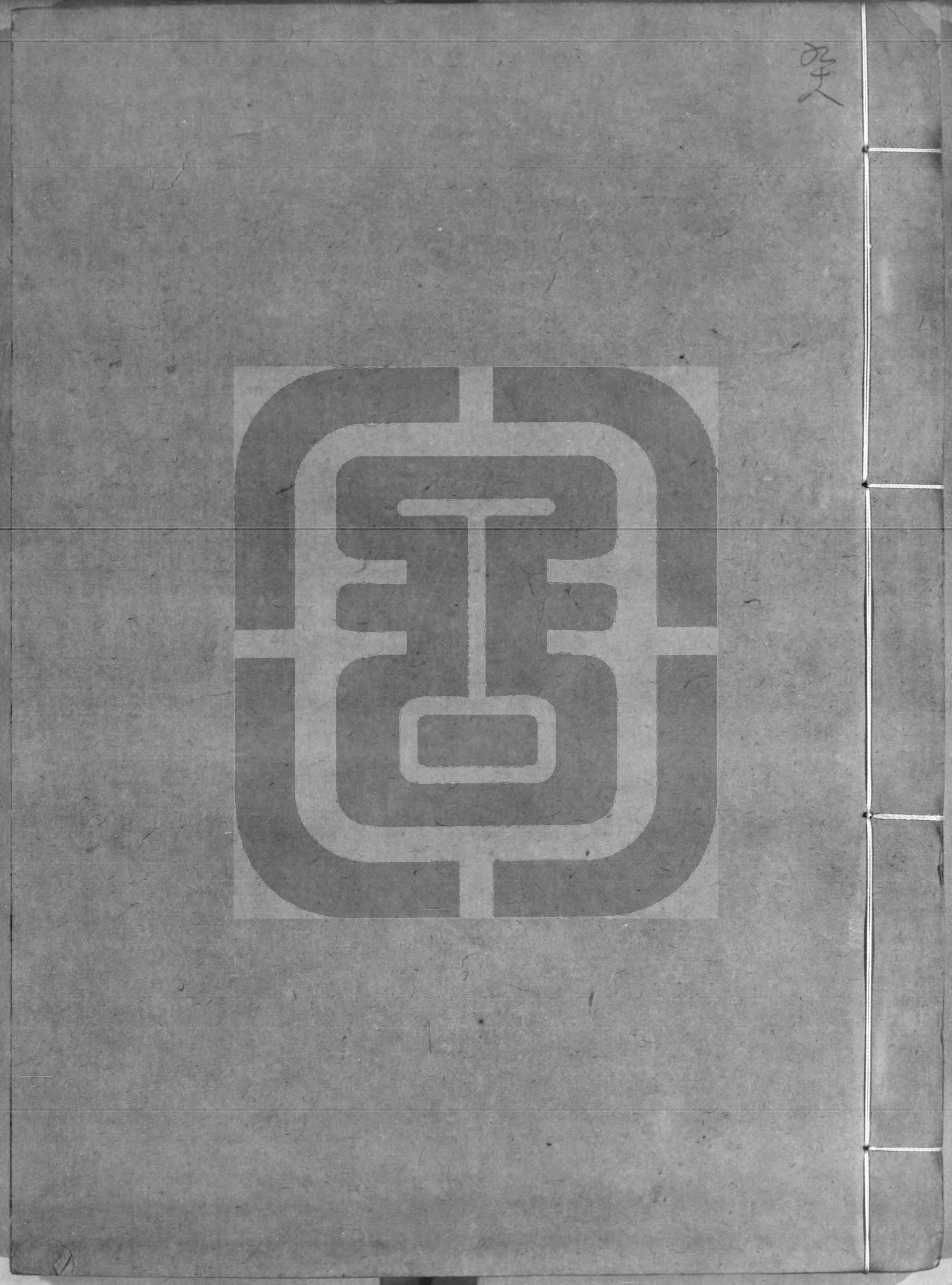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七十四　通志一百六十一

隋

于仲文 從弟宣道 宣敏　宇文忻 弟愷

豆盧勣 子毓　楊文恩 弟紀

楊雄 子綝 弟達　史祥

王世積　李徹

侯莫陳穎　李子雄

爾朱敞　慕容三藏

竇榮定　梁士彥

元諧　虞敬則

元胄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劭 陳永貴 房光 楊武通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皇甫誕 陶世模 敬劍　裴矩

裴仁基　斛斯政

于仲文字次武其先居代後爲河南洛陽人祖謹周太師燕國公父寔大左輔謹自有傳仲文少聰敏髫齓好學躭閱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九歲於雲陽宮見周文周文問曰聞兒好讀書書中有何事仲文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歎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畧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見稱名公子起家趙王屬累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一州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

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苦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迥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歸長安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仍遣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讓迥之彊將也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從京師來觀執政意如何也尉遲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

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無疑貳仲
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
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其
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大度一也上士宋謙
奉使勾檢謙因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
推治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
文妻子未嘗不潸泫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
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迥將進次梁郡迥守將劉孝寬棄
城走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

戰仲文令趣食列陣既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
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
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
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成武謂仲文未能
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迥將席毗
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
許作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
金鄉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
簡精馬僞建迥旗幟善淨以爲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

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皆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賊結陣設伏兵發俱曳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水死水爲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國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遲迥逆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户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二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埽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生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御燕趙南隣羣寇北埽旄頭內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旟黑水與王謙爲隣式

遏蠻陬鎮綏蜀道亞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或侍衛鈎陳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再然枯骨連肉上覽表并翼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郁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

踰山追之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姦詐令仲文勘錄省中事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坐私糶軍糧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煬帝即位遷左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

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于烏骨城仲文簡驍騎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高麗乃出兵襲其輜重仲文廻擊大破之至鴨淥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左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文德不從遂濟江仲文選驍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

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大怒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稟其節度故有此言由是遂敗績諸將皆委罪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

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畧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仲文從弟宣道字元明父義位上柱國宣道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安成縣男位小承御上士高祖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爲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其詩甚有幽

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爲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襄樊南屬荊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

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
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舊
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
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則巨
猾息其非望姧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
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
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有
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作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
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志焉未幾卒官
時年二十九

宇文忻字仲樂其先昌黎大棘人徙居夏州父貴爲周
名將位太保許國公自有傳忻而敏慧爲兒童時與羣
輩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
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
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
獨擅高名也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
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
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

親總戎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齊主之荒縱何往而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為敵所窘左右皆殲帝被身而遁諸將各勸帝還忻勃然進曰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昨日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太將軍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除豫州總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眷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惟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先犯所觀者觀者大潰而

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
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高祖
顧謂忻曰尉遲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
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以後
每參帷幄出入卧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
大將軍寵顧愈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
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
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熲
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
將領威名冠於當時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忻與梁
士彥昵狎數相往來皆有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
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起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
軍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家口籍沒忻
弟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
進封安平公愷少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
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爲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
夫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進師中大夫及踐
祚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

堯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山縣
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
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軍漕詔
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
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脩
之既而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
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
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
郡公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

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
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
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
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爲
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
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
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爲明堂圖樣奏之又以張衡渾
象用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之此圖
以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時議者或以綺井爲

重屋或以圓椽爲隆棟將爲廳說事不經見今録其疑
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爲議曰臣愷謹案淮
南子曰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
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
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畧規立典刑尚書帝
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
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
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

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
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博
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
世夏最爲古從質向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
殼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若
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
記文殼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稟禮本
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殼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
窮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閒俗儒

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
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閒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
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爲
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
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
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
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
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

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
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
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
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戶白綴
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
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
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
高四尺階博六尺二丁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
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

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禮圖曰秦明堂九
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
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
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
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
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
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數八達象
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
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

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
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
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
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濶二十四丈應
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
堂汶上無室其外畧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
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壁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
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隄壤高四方和會築作
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

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功於時者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祖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窓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牆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儀云宗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洋洋洪洪薛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大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門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

辟雍之屋既有圖狀晉室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塹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大廟唯十二階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帝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柴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棟燒殘柱毀破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濶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數重宮城處所及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脩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

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
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
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
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撰
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
長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何人父寧周柱國太保自有傳
勣之初生也周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周文
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畧涉文
藝初以勳臣子封義安縣侯閔帝踐阼授稍伯下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楊郡公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
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游露門學帝嘉之勑以本
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爲妃恩禮踰厚會武帝即
位渭源燒當羌因飢作亂以勣有才畧拜渭州刺史甚
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
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
苦之勣馬足所踐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
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謠曰我有丹楊山出玉

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後丁
父艱毀瘁過禮襲爵楚國公大象二[illegible]累遷利州總管
尋拜柱國高祖爲丞相荅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
守謙將達奚慧等十萬衆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
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
勢漸迫勣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千人梁睿軍且至
賊解去高祖遣使勞之詔加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
開皇初突厥犯塞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勳効
克彰甚重之復爲漢王諒納勣女爲妃寵遇彌隆七年

追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
京師詔諸王並至勣第中便顧問道路不絕卒謚曰襄
子賢嗣位顯州刺史大理少卿虎賁中郎將次子毓字
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
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及煬帝即位諒納諮
議王頍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
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
毓兄賢言於帝曰此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
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

之賢密遣家人齎勑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磐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謚曰愍子願師嗣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改封毓雍丘侯復以願師襲

楊文恩字溫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寬周梁州刺史有傳文恩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恩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塼井在陣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

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户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光禄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户部尚書位右光禄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恩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黄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荆州總管卒謚曰恭

楊雄初名惠弘農華陰人也父紹周大將軍自有傳雄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封武陽郡公遷右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構難雄時爲別駕知其

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
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寵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
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遷右衛大
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邘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
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帝言之於朝雄深明
其虛帝亦以爲然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
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顧屬帝陰忌之不欲
其典兵馬乃改授司空外示優崇而內實奪其權也雄
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

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爲
名德相稱乃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
子薨檢校鄭州刺史遷懷州刺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
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遼東之役檢
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薨帝爲之
廢朝詔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
俗德冠生靈乃謚曰德贈司徒襄國等十郡太守子恭
仁位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有文學歷義州刺史
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校尉遼東之役楊玄感

及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走其兄路逢綝綝辟人偶語久之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外帝寢其事綝憂發病而卒雄弟達字士達有學行仕周位儀同內史下大夫封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子遷兼吏部侍郎加開府轉內史侍郎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高祖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揚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預焉煬帝嗣位轉納言領營東都副監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

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

史祥字世休建康秣陵人也父密仕周歷位荊州刺史

自有傳祥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屯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將軍

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左東宮遺祥書論
舊行兵時事中以恩旨祥爲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及
即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毋良自滏口徇黎陽塞
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
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
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
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
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
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

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毋良良棄軍走其衆大
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
匹轉大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煚朝寄重夏侯親遇深
貴耳惟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擽勁草質久有背淮心埽
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
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
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尅故聊示所懷亦
何謝也尋遷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虜破
之進位右光祿大夫拜右驍騎大將軍及征遼東出蹋

頓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
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
於塗子義隆永平令祥弟雲字世高亦以父勳賜爵武
平縣公歷位司職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雲弟
威字世儀亦以父勳賜爵武當縣公
王世積闡熙新囧人也父雅周夏州刺史自有傳世積
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功
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
美其才能甚善之嘗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論

沒若何熲深拒之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
自蘄水趣九江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後桂州人李
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柱國甚見
隆重世積見高祖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
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
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征遼東世積與漢王並爲
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
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
抵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

熈熈又不禮焉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云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國由是被徵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焉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周柱國大將軍入隋遷上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周昌縣男從武帝平齊錄前後功再進爵遷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鎮并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畧可汗犯塞高祖令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獎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畧因此稱藩改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

爲揚州總管以徹爲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熲得罪以徹素與熲善被踈忌後出怨言上聞召入卧内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卒大業中其妻元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武川人也父崇周大司徒號爲名將自有傳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畧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今慰撫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總管段文振渡江安集歸附再遷

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爲第一上優詔褒揚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穎入朝上與言及平生以爲歡笑即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煬帝即位穎弟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徵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方所信伏拜南海太守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李子雄趙郡人也父裔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遷侯衛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文攻尅州城見害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隨父在官城陷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並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

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從行軍總管韋孝寬
畧定淮南拜濠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
以淮南功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
及晉王廣出鎮并州以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
謂曰吾兒既少卿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
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効命子雄當官正直偘然
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爾朱敞字乾羅北秀容人魏天柱大將軍榮從弟子也
父彥伯魏節閔世封博陵郡王司徒公爲齊神武所誅

敞小隨母養於宮中時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
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
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
村見長孫氏媼踞胡牀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
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
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畧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之
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
也乃奔於長安周文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
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後爲膠州刺史迎

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民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河內卒于家子勗嗣

慕容三藏燕主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高祖騰歸魏遂居代父紹宗爲齊名將贈太尉自有傳三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廓州刺史人歌詠之高祖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縣男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永富縣公季父熾開皇初位太傅周史有傳榮定
尤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爲魏文帝千
牛備身周文見而奇之即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
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軍不利榮定與汝南公
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軍功拜上儀同尋復以
軍功進位開府襲爵永富縣公除忠州刺史從平齊加
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長姊安成
長公主也高祖少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
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

總統露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
頗以山東爲意於是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
賜縑四千疋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賜馬三百匹
部曲八十戶遣之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
兒妻高祖不得已尋拜右武候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
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
拜上柱國歷位寧州刺史右武候大將軍秦州總管賜
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畧寇邊以榮定爲行軍元帥率總
管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

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儀而遁
兩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懼之請盟而去
賜縑萬疋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
五千疋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爲三公榮定上
書固辭以西都衛霍東都梁鄧爲戒帝乃止前後賞賜
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帝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
旻監護喪事賻贈三千疋上謂侍臣曰吾每欲置榮定
於二事其人固讓不可令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
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

巧思父卒後恩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位宣
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燬帝即位漢王諒及以爲抗與
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陳國公慶亦有姿容性和
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
末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
律歷位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
果喜正人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
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

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能
進位柱國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總六
軍圍之士彥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
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
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
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命
妻妾及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
齊師圍解士彥見帝將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
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傷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諫
曰今齊人既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擒
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朕之有晉州爲平齊之
基基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
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
位除東南道行臺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獲將吳明徹
裴忌於呂梁遂畧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尉
遲迥之反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南與迥
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
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

怨與宇文昕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
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畧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
劫調布爲牟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
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
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
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
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
叔諧曰作猛虎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
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

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
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
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
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
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
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
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
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

水閉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高祖受禪顧謂笑曰水
閉之牆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
脩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等率騎度河連結党
項詔諧為行軍元帥帥總管賀婁子幹等步騎數萬出
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上勑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
欲自寧鑓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
王者之師意在仁義賊若至界首公宜曉之以此時吐
谷渾引鐵騎二萬相遇於豐利山與諧大戰擊走之追
奔三十里俘斬萬計於是勑書諭以禍福又破其太子
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二人各率所部來降下
詔褒之進上柱國別封一子滕公諧拜益州刺史頗有
惠政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
臣一心事主不識取人意上曰卿終此言後以公事免
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朋從來有胡
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
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
百寮大宴訖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為
候正陳叔寶為公臣今可用臣言帝曰突平陳國本以

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
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人或
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
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
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
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
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揚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
帝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
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

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
武世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俶
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
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為事中更折節讀
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為人仕周為中外府外兵參
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
大夫高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畧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
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

皇元年歷位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
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
士卒多寒凍隨瘖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
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
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
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
彊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
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
則出使帝勑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

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勳高皆
無所問授上柱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迴授第
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羣臣高熲等奉觴上
壽帝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
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虎牢硤石
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
曰今日計功爲樂並不須劾帝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
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
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

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改為右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為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章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快快不得志暨平世賢還臨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嶮固加以足糧若

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案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為大將軍慶則子孝仁紹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為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

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徵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高祖作相胄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高祖高祖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户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高祖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飯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胄耳語勸高祖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座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一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高祖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

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高祖與近臣登高時胄一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高祖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高祖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高祖高祖遂誅旻留王秀之得罪胄坐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年十五襲

爵樂安公周文引爲親伯以長儒質直恭朴授子都督
累遷撫軍將軍平蜀役常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
破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
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
吳明徹於呂梁陳遣劉景率勁勇爲聲援軌令長儒拒
之長儒乃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
以待之景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騎兵水陸俱進
大破之獲明徹以功進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
塞卒與虜遇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氐楊
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
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
進位上大將軍進封蘄春郡公開皇三年突厥沙鉢畧
可汗并弟葉護及藩那可汗寇掠西南詔以長儒爲行
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
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
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
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戰士死傷十八

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
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褒美授上柱國
餘勳廻授一子其戰士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歷
寧鄜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
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
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帝遣涼
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
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
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帝謂

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
官謚曰威子暠大業中位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
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
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
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遲迥爲亂子幹從韋孝
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
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
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

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
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
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峐山
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
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
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
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高祖嘉之遣優詔勞勉
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
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其患

之又彼俗不設村塢勑子幹勒人爲堡營田積穀以備
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
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
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
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
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
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
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
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

高祖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剌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剌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趫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應

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爾朱勱以謀反伏誅萬歲頗涉疑貳坐除名配爍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頗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忍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矢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嘉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

里名懾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
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使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
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爾突厥許諾乃遣
二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
厥大驚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
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於江南萬歲以行
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
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
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

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
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
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既而
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
小敎弄大敎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
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
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其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弭河入
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
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碑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

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將索之萬歲聞之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治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卿豈社稷之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必斬是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諫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爵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與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

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衆道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不寇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晤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譖之曰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我今日爲汝極言於上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令左右撾殺之既而悔

之已不及矣因下詔數其罪狀萬歲死之日天下上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爲丞相方從壹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高祖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

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畧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
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
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得進留之州館
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
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伺實嚴願等
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
師其有桀黠恐爲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
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畧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窗
長眞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
率大將軍張愁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大業元年正月
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
江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
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
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俘賊萬計於是濟區粟進至
大緣江前後逢賊每戰必擒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
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汚其宮
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
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

皇中有馮昱王擽楊武通陳永貴房光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擽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畧有武藝高祖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剋捷擽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以禦陳爲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騎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

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爲高祖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畧頻爲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于豳彥性勇決善

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
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
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毋州刺史進爵爲公徵
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韓禽虎相繼
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
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
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陀擁衆據壹山彥擊破之斬
陀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
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
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比乎千
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
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録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
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
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
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拜彥雲州總管以
疾徵還卒子寶虔大業末至太子文城郡丞
周摇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
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

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脩鄣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與周文戰于沙苑神武敗績屯因爲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爲仕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

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所以鎮之無勞躬親薄領也以其長子淩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謚曰恭子淩雲平雲彥雲皆知名楷弟盛右屯衛將軍於江都死節列在忠義傳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爲行臺左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佽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

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口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何公簺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御道不整獻食疎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

上柱國廬州總管高祖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
平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
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
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泰
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
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
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
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業
中位至虎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
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爲刺史月餘斬
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
平侯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
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
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
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
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

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暠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威幹性謹厚重然諾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高祖爲丞相引爲掾尉遲迥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紀綱皆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先是有高寶寧者齊氏之踈屬有籌筭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拜爲營州刺史性桀黠甚得華夷心及高祖作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之未行間寶寧果爲其下所殺北邊遂安後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累加超擢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爲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唐師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

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侍御
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
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
家累金寶天下士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
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
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
不便之不能傷及唐兵至玄恐禍及辭以老病儀與世師
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絕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
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
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爲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
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崇以宗族
故自囚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
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
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
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
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
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

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録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爲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戲之曰壯士也

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磵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大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

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
軍將指肅慎道至鴨淥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
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
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
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祅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
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
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
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大
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䶮討賊格謙禽之以
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
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三水人也父璠周隨州刺史自有
傳誕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
不肅憚焉後爲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
盛選寮佐拜誕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
甚敬焉及煬帝即位諒用諮議王頍謀發兵作亂誕數
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怒囚之及楊素將
至諒屯清涼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

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
悼者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尋爲
淯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初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
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
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時
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
初爲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
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
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
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
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時令甚有能名漢王諒
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僞將喬鍾葵署爲代州總管
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朝
邑令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襁
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
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始
留情世事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高祖爲定

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楊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仲宣懼而潰散

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

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録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爾三號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户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産全無纂録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人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地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

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化所及日入以來職貢於邊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計書籍詳采胡人真有所發即詳最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刑王及庶人各題卷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遠害從西頌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

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見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踈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渴槃陁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忸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

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
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
而楊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
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商人
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
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勤兵車諸蕃既從突
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
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
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
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畧咸以委之後遷黃門侍郎復
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二年帝有事於
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
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
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
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
諠譟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塡咽周亘數十里
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
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

帝謂矩有綏懷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紫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影遠所以城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

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
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者放還本國遣語其
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
不用命始建征遼東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郎
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
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從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
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
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貨賄唯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
是爲世所稱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

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
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
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
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
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內多有羣
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
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
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
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冀先

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
領部落走來至此云皆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
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
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
顧問及圍解從至東京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
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
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
諸蕃客以疾不行及唐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
方畧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遇爲處分恐失事機唯

願鑾輿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
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
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
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
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安臣請聽
兵事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
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婦女
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
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

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朝至坊門遇
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旣而
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
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僭
帝號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
北道宣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
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
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
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
於洺州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
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
八璽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
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
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
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虎賁郎將從將
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
擊破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蘇鞨拜左

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
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虎牢拒密仁基見彊寇在
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
之衆咸怒懷靜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
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
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河東食
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
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
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案甲世充重出

我又逼之如此則有我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
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
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
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鬬三也我按兵畜力以觀其弊
彼求鬬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
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
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
子並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
禮部尚書行儼爲右衛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

號萬人敵世充懼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刼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斛斯政廣牧富昌人也祖椿魏太傳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爲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京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政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並親擊射臠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焚揚其骨灰

列傳第七十五

隋

劉昉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充　王劭

李雄　趙煚

趙芬　王韶

通志一百六十二

元巖　宇文弢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弟哲　楊尚希
張煚 父羨　蘇孝慈 兄子沙羅
元壽　韋世康 兄洸 洸弟藝 藝弟沖
韋師　柳機 子述 機弟旦 旦弟肅 機從子謇之
陸彥師　魏澹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孝武帝西入關周文以爲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昉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內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而昉素奇高祖時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高祖乃從之及

高祖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忝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屬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爲請帝不懌而高頻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乃以高頻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京師饑上令禁酒而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爲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有詔不問昉居閑無事鬱鬱不得

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並與之
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時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
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又自謂姓是卯
金刀名晟一萬日劉氏應爲萬日天子後事洩帝窮問
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於是詔士彥忻昉並處死其
兄弟叔姪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
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乃伏
誅仍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
置於前令百寮射取之以爲鑒誡云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泥陽太守父道邕
周少司空譯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
世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元后之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
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游集
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録李昶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
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詆狎無乃喪德
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
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即位起家給事中爲左
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

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頗被顧遇
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親待時太子多失德
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
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爲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
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
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
失子道而已勿爲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
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
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之譯戲

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
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太子嗣
位是爲宣帝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
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
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爲歸
昌縣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修國史譯頗專權時帝
幸東京譯取官材自營私第又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
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
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爲

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琦爲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愈加親禮進上柱國怨以十死然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陰欲疎之以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勅官屬不

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成皐郡公元珣永安縣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

於太常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
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
五十二謚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
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歷位右光祿
大夫右衛將軍大業末爲交城太守以城歸唐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
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
冠有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
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聞

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即位正
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
皇甫績同謀引高祖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
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高祖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
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
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
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
陳高祖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
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轉曹州

刺史後高祖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裘尋卒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用好學畧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

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高祖總百揆績有力焉加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高祖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

戍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井州以功加開府封武陽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太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沒人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振卹後始奏

聞上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藩境
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民免
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
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
貴洲南與賊戰敗之大獲軍實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
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甚卑晉
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
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
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
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
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
祖聽衍共妻同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
王乃奏衍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
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
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
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
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
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

萬餘户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
心與朕同又嘗勸帝五日一視事無効高祖空自劬勞
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
恩舊封眞定侯七年從幸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
襄長子臻虎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内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州
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
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
輿櫬叩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

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畧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
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
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爲
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
揚州總管司馬熈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
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
嗣位除給事黄門侍郎銀青光禄大夫遷御史大夫甚
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
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内與宗族具牛酒

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貝圖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

疲敝爲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録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勑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

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寃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无謂玄感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帝賜死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唐武德初以爲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illegible]順徙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踈與人羣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高祖作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爲尚書兵部侍郎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覔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

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
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未幾坐事
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煬帝即位追爲尚書左
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
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遣誤帝甚
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
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
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
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

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
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
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
充平遂以兇黨伏誅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梁陳並有傳忌在陳
與吳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
卒蘊性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閤將軍興寧令以其父
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
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

射高熲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妓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庶人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踈濶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配流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務

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旨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以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

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檝浮滄海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中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奸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奸黠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爲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楊祖昂父
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始十餘歲其父嘗至門時
冬初充尚衣葛衫容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
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
陳年十七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
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崇卿二州司馬充性好道
術頗解占候由是頒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立窮治
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太
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
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
年冬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
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
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
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
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
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
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

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以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吕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感應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吕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實歷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算永永無窮上大悦賞賜優崇傑輩莫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去歲受命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堯同放斂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年謹按第一紀甲子太乙在一

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丙辰生
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
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
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
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脩
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
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
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
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

監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鴈門之危又盜賊益起心不自
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錄
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
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歷正
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
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以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
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
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牆崩
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

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
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
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散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
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內熒惑守羽林
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破散其六去年
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
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
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利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
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元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

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閒出今則
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濊
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冊功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
祕書令親待愈昵帝每欲征伐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
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并
誅之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父松年齊散騎常侍劭少沈
嘿好讀書博物彊記弱冠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
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

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及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
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
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
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
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劭
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
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
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東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
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

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
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不同以此推之新
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
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
內廚及東宮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
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百段拜著
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
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己瑞改元曰河
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

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取濁木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戲版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

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里許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鬬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鬬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

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
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
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
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
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
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
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
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
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鬬者亳州

熒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
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黑
色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所凡五帝趙陳代越滕五
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
當爲除凡鬬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
通也大也明真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
戴干鄭玄注曰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
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
亳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

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參書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由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廻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廻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證按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玉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

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illegible]勸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
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至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
陽德施行蕃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
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illegible]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
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illegible]因五月貧人從東北來立
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illegible]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
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illegible]數至謹按凡此易緯所
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illegible]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
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illegible]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

決難解者明當時蕃鄣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
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
九五拘繫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
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繫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
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
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
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
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下寧之
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

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
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
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人從東
北來立貧人當爲眞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
眞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
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眞人從東
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
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
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

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
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
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
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
馬爲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騧馬脊有肉鞍行則先
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將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
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
元訖道無爲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
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

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按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illegible]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鄭玄注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也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安率者安下脫一字言大德無爲安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至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

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
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
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可紀述也所
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
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
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
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嶽及二麟
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
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户人門鬼門閉

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
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
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
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
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
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
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
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
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

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
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
又賜帛千匹人[illegible]石者雖有碎文皆無其象唯劭正明
之深爲時人所嗤鄙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
符命捃摭佛經撰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
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
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見者莫不爲之慙羞
而劭無靦色上益喜賞賜優洽及獻文皇后崩劭復上
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

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illegible]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
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illegible]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
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按八月二十八日仁壽宮內再雨
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illegible]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
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illegible]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
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
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
寢也在永安宮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皇后升
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illegible]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

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
嗟乎吾有五子三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
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
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
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
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
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持
實爲長壽之祥上喜見於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
卒煬帝立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
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罪叔魚仲尼
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
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按賊諒毒被
生靈者也古者同德者則同姓異德者則異姓故黃帝
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
同爲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
從後遷祕書少監數年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
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勑又采迂恠不經之語及
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

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湮沒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者所嗤鄙然其採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性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李雄勃海蓨人也父棠名列忠義傳雄少慷慨有將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柳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爲幽州揔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

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像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以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眞武候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効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者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煚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引爲其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及班師煚請留撫納亡叛從之煚於是率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煚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

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
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褒益脩
守禦褒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
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
亦遁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褒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
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户部中大夫周武帝欲
收齊河南地褒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不可以
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帝不納
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鴉道以伐陳克十九
城而還以讒毀功多不録累遷御正上大夫褒與宗伯
斛斯徵素不協徵坐出爲齊州刺史事下獄自知罪重遂
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褒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
深重懼死逋逃若不北竄鳳凶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
久塵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災旱爲災可因茲
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褒卒不言高祖爲丞相加上
開府再遷太宗伯及踐阼褒進璽綬進位大將軍爵金
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褒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
射未幾以忤旨出爲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

煚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煚爲銅斗銅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煚田中蒿者爲吏所執煚曰此刺史不能宣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煚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戶口繁實卿之政化深副朕懷開皇十九年卒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爲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及申國公李穆討齊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爲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脩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爲

濟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驥軺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樂昌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成縣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

王甚憚之每事諮訪不敢違於是韶營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鑠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嘆賜黃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與高熲度支軍機無所擁滯及克金陵韶即鎮焉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綃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勞勉之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勤所致柱石之望惟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不解作官人今年六十有六比於疇昔昏忘又多矣豈敢自寬深恐虧紊綱紀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賚而卒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者爲立宅曰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規諫裨益甚多吾嘗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贈司徒尚書令

靈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
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
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
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
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高熲王韶同志
友善仕周爲虎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
中外府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嗣
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

言甚切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敢救者巖謂人曰臧洪
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
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
命者欲取後代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
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乃獲免帝又將誅烏丸軌
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
顙三拜三進帝曰汝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
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人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
爲丞相加開府戶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

平昌郡公巖性威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
爭面折無所回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
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
室以爲盤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
王年並幼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僚佐于時巖與王
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是拜
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僕射高祖謂之
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
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
口以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用教排
閤切諫王輟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
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
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
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爲非法造
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
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
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宇文弢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

勳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弢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脩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弢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弢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宣帝嗣位爲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弢謂監軍曰宜選精騎直趨祁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眞上策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弢又從梁士彥攻拔壽春改封安樂縣公除澮州刺史轉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之奔陳弢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

及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
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内附詔弦持
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爲百
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
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
信州道令弦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
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弦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
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弦與博士論議詞致清
遠上大悅謂羣臣曰朕今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
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
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弦有文
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
府司馬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
名煬帝即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陰宗州
刺史復徵拜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弦既以才能著稱
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
好聲色尤勤遠略弦謂高頻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
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

之坐誅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
注行于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爲酋長隨魏南遷
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
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
齊引入內殿問以兵事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爲先謙
對曰僞齊僭禮拔扈不恭沈溺倡優躭昏麴蘖其折衝
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若
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武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

跋偉聘于齊觀釁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
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曰僕馮軾之始未
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常理
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武
帝既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大舉本候卿還高遵中
爲叛逆乖朕宿心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請赦之武
帝曰卿可聚衆唾其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
非唾面之責武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尋賜爵
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位開府

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王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彥恭爲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濟陽公數年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民和以疾去職吏民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高祖家及高祖爲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叫聲徹於閤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高祖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爵懷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伺便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及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

位大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遷刑部尚書後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唐武德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稱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畧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上以功

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以爲太常卿後歸唐爲梁州總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踈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愿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孝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周武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相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

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及高祖受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悉平煬帝即位入為左武候驃騎大將軍以嚴正聞後黜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中國疲弊并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豈有親屓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攻遼東城榮親冒矢石晝夜不釋甲胄者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高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遠離辭懇切遂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亦無幾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為廢朝贈兵部尚

書謚曰恭子福嘉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蚪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引署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從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没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嶲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爲隋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懽與晃同飲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願希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爲常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將行意不悦晃陰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及高祖爲揚州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爲相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

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否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人君臨寓內猶憶曩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遷原州總管卒於官帝爲廢朝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相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小司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哲爲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

哲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即位歷內史侍郎尚書左丞
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
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
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夜襲之賊可破也
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進位上大將軍郢州
刺史轉鄧州刺史求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領左右
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
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
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

年出安爲寧州刺史哲爲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瑋始
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
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
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
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
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
弟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
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
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

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正得理宜録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十口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哲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眞魏天水太守父承寶商直淅三州刺史尚希齠齔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周文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恐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道遲明迥方覺令騎自驛路追之

不及遂至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
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
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公
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
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郡國倍多於古或
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户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
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
輸數萬如何可充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
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帝覽

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
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慎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
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
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
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
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
之於是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
有惠政復引瀵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卒
官謚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張煚字士鴻河間鄚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
爲蕩難將軍從孝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
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
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
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
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
之及謁見勑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
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
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

道言五十二篇煚好學有父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
引爲外兵曹明武世位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宣帝
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高祖爲丞相煚深自推結以其有
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爲侯遷太府
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朞授儀
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府卿戶部尚書晉王廣爲
揚州總管授煚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煚性和厚有識度
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
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太子復爲冀州刺史位

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爲良二千石卒官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爲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荊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朞並明悟有幹畧相繼爲兵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畧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沈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至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爲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及將

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孝慈兄順周眉州刺史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破尉遲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中歷位資邛二州刺史檢校利州總管從史萬歲擊西爨進位大將軍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於家子康嗣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

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脩船艦以彊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上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畧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此

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慈愛之道烏烏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而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上嘉納之後授太常少卿出爲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王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周太傅雍州牧孝寬兄子也父夐養高不仕有重名時號爲居士世康幼而沈敏年十歲州辟主簿仕魏弱冠爲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女

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歷位典祠下大夫沔硤二州刺史從周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爲户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高祖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意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鎮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蒲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北堂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武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仕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

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授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踈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甚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荊并揚益四大總管并揚益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此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卒於州上聞而痛惜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未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位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城北爲玄感所獲令爲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

玄感戰歿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
仕周釋褐直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
公高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
柱國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
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大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安州
總管伐陳之役爲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畧定
九江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
之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
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

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字欽仁好
學有雅量位祕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齎詔書
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
秦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
儀同三司行隨州刺史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
功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
太守及高祖爲丞相尉遲迥陰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
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
密觀變藝因投孝寬即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

軍改封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別授一子高祖受禪進
封魏興郡公拜齊州刺史爲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
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
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不仰視而大脩產業與北夷
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藝弟沖字
世沖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
元定度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
令沖以馬千疋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
之柩而還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
上儀同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兼散騎常侍進位開
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
在塗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
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並赴
長城上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
母憂去職俄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
長述以兵繼進沖既至南寧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
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士
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

長史元巖性方正按沖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
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
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
沖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
並聚衆爲亂沖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
遷營州總管沖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靺鞨契丹皆
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沖擊走
之及高祖爲豫章王暕納沖女爲妃徵拜戶部尚書卒
官少子挺知名

韋師字公頴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侍中驃騎開府自
有傳師少沈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
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
有孝行及長畧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
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
險異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
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
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山
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

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奏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
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爲吏
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下時廣爲雍州牧盛存望第以
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
而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
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後
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虎
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
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爲清白

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名
卒官謚曰完師宗人謩仕周位内史大夫高祖初以定
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周司會中大夫自有傳
機偉於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
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宣
帝時爲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
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
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

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
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爲
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
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
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
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
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以徵還卒
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述字業隆性
明敏有幹局頗涉文藝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

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見寵遇
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
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
脩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
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
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
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
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
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

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
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晉人上知之大怒令述
召房陵王述與元巖等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
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
與同徙帝不聽述謫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機
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
行軍長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
加開府封新城縣男授掌設驃騎歷蘿淅魯三州刺史
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

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美之徵爲太常
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子燮官至河內郡掾旦弟肅字
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
爲兵部參軍開皇初拔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
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內舍人太子
廢坐除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勇罪惡達云柳
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
太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
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脣口適足以相註誤願

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於涿郡留守卒官機從子審之字公正父齊年周順州刺史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爲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宮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審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

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審之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啓民可汗求和親復令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爲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大夫大業初啓民可汗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審之諭令出塞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

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乃重王府之選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弘宣勅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頻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誡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徵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謇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都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淮口子威明陸彥師字雲房代人也父子彰魏中書監有子六人卬駿杳騫搏皆列名前史彥師其季也彥師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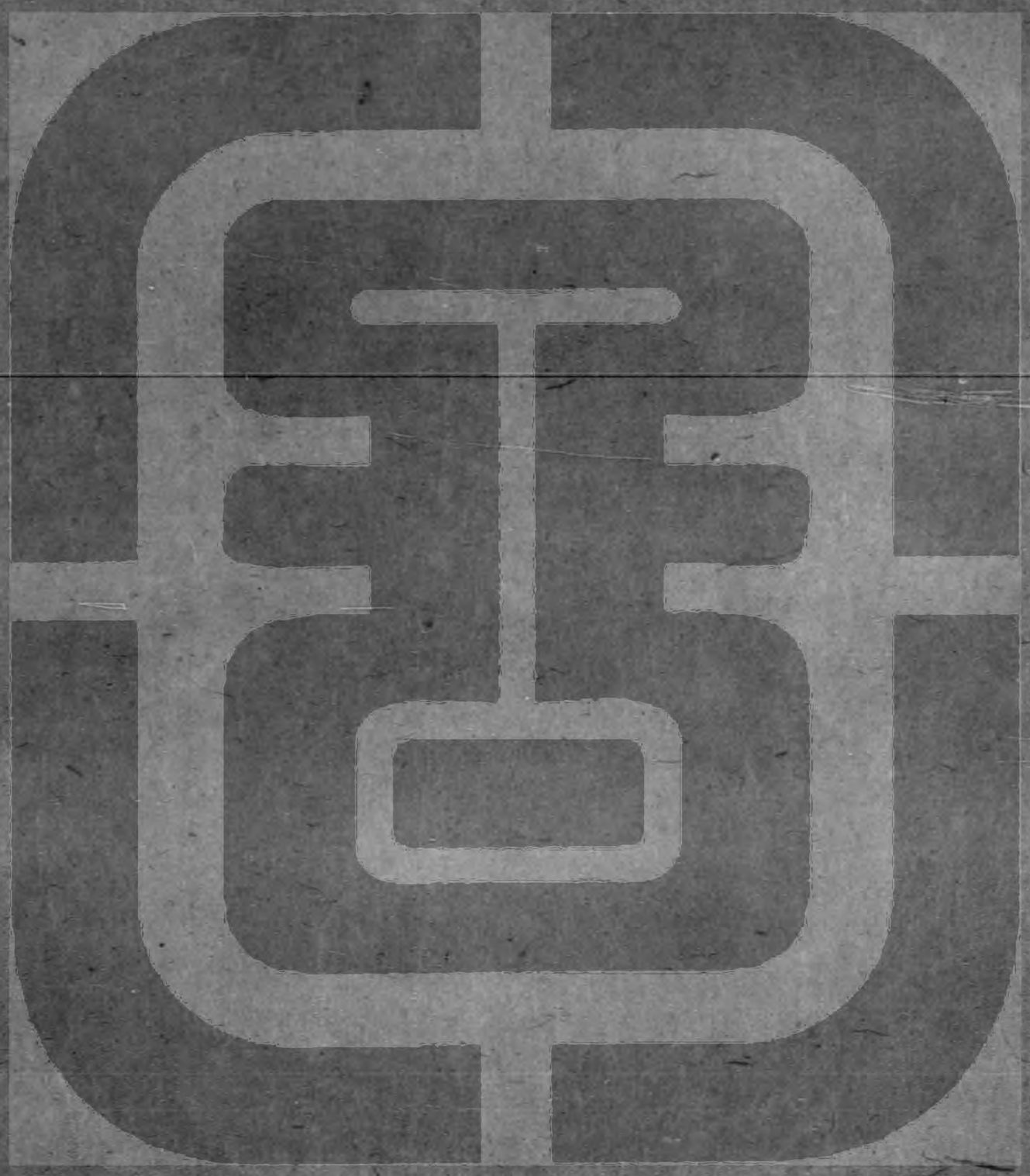
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于墓次鄉人重之皆就
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
之未報齊彭城王浟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
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
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爲中
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高選主客彥師所
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後以不阿宦者遇
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後爲吏部郎中散騎常
侍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假儀同三司行鄭州刺史尋除

給事黃門侍郎武平末車駕如晉陽北平王鎮鄴委彥
師留臺機密以重慎見知周武平齊授彥師下大夫轉
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及高祖作相彥師遇疫請假還
鄴尉遲迥將爲亂彥師知之遂將妻子潛歸長安高祖
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及高祖受禪拜尚書左
丞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動乞解所職
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
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
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陽曲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
景齊大司農卿魏郡尹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
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累遷殿中侍御史尋與魏
收陽休之熊安生俱修國史又與諸學生修五禮及撰
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後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入周
爲納言中士隋初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聘陳使王還
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
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撰後魏
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

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爲史論
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二
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
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
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
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
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
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
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

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
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
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
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
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
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
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
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
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

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
自茲以來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
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誡將來而
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
異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
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
王各自署置其生畧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
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
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

在正言事既無音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覽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纂史籍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罕言濬第彦玄位郁州司馬子蒲行